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
The Commercial Press

赵自生

非洲文学的道德情操

道德情操，老生常谈，有啥好写？仁义道德，讲了上千年，“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”之声，依然不绝于耳。“为人民服务”，发展到“人民币服务”，升级至“为人民服雾”，令人不禁反思，到底是“为人服务”？还是“为民服务”？

公德如此，私德还有救吗？



一、个人道义

商务印书馆

索因卡（Wole Soyinka）的答案，毫不含糊，当然有救。他的答案里，有一个关键词，一个他自铸的“潮词”——“WOLEXIT”。“WOLEXIT”（“我脱”）的语境是，你英伦举国搞“脱欧”，我沃尔一人干“脱美”。为此，他理直气壮，左右开弓。

向右开弓，索因卡“脱美”，首当其冲所针对的人，自然是特朗普。他视特朗普为大敌，甚至把他看做希特勒之借尸还魂：“选举前期，我在纽约，看过那张嘴脸，还有他的身体语言，听过他的粗言秽语。他的演讲出口伤人，种族歧视严重，侮辱他国人民和别的种族，特别是拉丁裔美国人、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。有人告诉我，他甚至转引别人的话说，尼日利亚就是国际空间的拖油瓶。所见所闻，简直让我难以置信。这难道是美国？那个我们乐于相信，也有理由相信的美国？那个被认为很大程度上已从可悲的种族主义历史中解放出来的美国？可是，我亲眼看到这个人，不但要当未来的总统，而且他的追随者呼声高涨。我关注着浮动的民意测验，开始向我的同事、朋友、家人发

创于1897

The Commercial Press

出警告：当心！眼前这一幕，正在发生。人性的悲剧，如何开头，如何收场，看看柬埔寨、卢旺达、伊斯兰国。我们眼前上演的，正是这样一种希特勒现象。”^①

“世界公民”这项桂冠，戴在索因卡头上，最合适不过了。放眼世界四大洲，亚洲的柬埔寨和伊斯兰国，非洲的卢旺达和尼日利亚，美国的特朗普，德国的希特勒，他信手拈来，无不掷地有声。能戴上“世界公民”的桂冠，不是说你是一个“全球飞毛腿”（globe-trotter），像某些大国的政客，一任下来，飞遍全球；也不是说像某些大商人或名学者，到世界各个角落去蹲点或露脸。外在的世界公民好当，当好灵魂深处的世界公民，难于上青天。真正的世界公民，首先要有个人道义，能够登高一呼，作醒世恒言。

当先知，不容易，弄不好，会就义。把特朗普上台，比作“希特勒现象”，就需要道德勇气，但真正考验你个人私德的是，你愿不愿意为你的道德勇气付出代价。唯有如此，你才谈得上“铁肩担道义”。索因卡出于职业本能，自造新词，宣布“撕毁美国绿卡”，私自“脱美”，即是他个人道义的铁证。

当然，索因卡的义愤，还有更深层的原因，即特朗普背后的力量，那些把特朗普送入白宫的万千选民。在他看来，他们都是些助纣为虐的人。他要凭借一己的力量，让世人，特别是美国人，看清特朗普现象的实质。他所真正担心的，不是这一个特朗普，那一个特朗普，而是民主自由的堕落和人性悲剧的重演。

最让索因卡激愤的，也是索因卡万万没有想到的，是网络上他的尼日利亚同胞对他的“脱美”行为作隔岸观火状，持“冷嘲热讽”态。^②我们不清楚，年迈的索因卡跟非洲网络水军有无交手记录，对这潭浑

① Wole Soyinka, “Red Card, Green Card – Notes Towards the Management of Hysteria”, <https://www.vanguardngr.com/2016/11/red-card-green-card-notes-towards-management-hysteria-wole-soyinka/>.

② Ainehi Edoro, “Wole Soyinka Calls Nigerian Internet Trolls ‘Nattering Nit-wits of Internet’”, <https://brittlepaper.com/2016/12/wole-soyinka-calls-nigerian-internet-trolls-nattering-nitwits-internet/>.

水所知几何。但有一点比较清楚，就这一次而言，他确实反应过激，防卫过度，甚至声称，“脱美”之后，还要“脱尼”。其斗士精神，令人折服。其实，网络水军，鱼龙混杂，并不真正代表民意。甚至国际“五毛党”，假借匿名之便，煽风点火，颠倒是非，故意恶搞者，大有人在。网络猥琐主义、虚拟空间的偶像污名化、反精英主义、仇美情结、语言暴力，把索因卡五花大绑，大有五马分尸之势。

面对猖狂的网络新左，即使是自己的尼日利亚同胞，索因卡也毫不留情，亮出“红牌”，照样开弓，并祭出檄文：“红牌、绿卡：歇斯底里管控之断想”（“Red Card, Green Card – Notes Towards the Management of Hysteria”）。表面上看，我们觉得，对付网络水军，杀鸡焉用牛刀，但细读檄文，我们豁然顿悟：索因卡撕毁绿卡，毅然“脱美”，绝非一时心血来潮，而是数十年来，有一种道义，一以贯之。这种道义，索因卡一再强调，是纯粹个人的，不邀请任何人追随。纵观个人史，他跟西班牙，他跟古巴、他跟澳大利亚、他跟南非，现在又跟美国，都是一对一，一个人单挑一个国家，蚂蚁撼大树，个人道义见。

道义不同，耻与为伍。这篇檄文，实乃索因卡个人道义的宣言书，也是一出由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独角戏。

二、习俗不义

习俗之不义，索因卡早有领教。他两度入狱，均为尼日利亚的政治习俗所致。网络新左的恶习，又令他恶心。“尼日利亚杀死我们，缓缓推进，但信心十足，不留一个。”（“Nigeria kills us slowly; one by one, but surely.”）^① 纪念去世的老友阿伯亚德（Ojetunji Aboyade）时，索因卡道出了自己的心声。他的另一位作家同胞阿马笛（Elechi

^① Quoted in Tunji Olaopa, “Soyinka, Wolexit and Hero-bashing”, <https://www.today.ng/opinion/230392/soyinka-wolexit-hero-bashing>.

Amadi, 1934—2016) 的辞世, 更印证了他的话。

索因卡对阿马笛惺惺相惜, 一往情深, 称之为: “战士, 诗人, 人类良知、同心同德和正义的化身。” (“a soldier and poet, captive of conscience, human solidarity and justice”)^① 这个评论, 不可谓不高, 颇有“高山仰止, 景行行止”的意味。不难看出, 三个身份定位, 囊括了中国所谓的“三不朽”。而他所抬举最高者, 乃其“立德”一项, 一连用了三个伟词——“人类良知、同心同德、正义”, 把阿马笛推向了道德的制高点。

这顶道德高帽, 阿马笛本人倒未必愿意去戴。事实上, 他更情愿做个纯粹的艺术家的信徒。 “我遭到指控, 说我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拥趸。大家都知道, 我提出过警告, 不要让文学承担过多的义务。我不是那类涉足政治担当使命的作家。我所感兴趣的, 就是给人快乐, 让人放松, 如果碰巧令人深思, 那是意外的奖品, 如此而已。”^②

作家如是说, 论者并不买账。他的戏剧, 《约翰内斯堡的舞者》(*The Dancer of Johannesburg*, 1977), 就是最好的例子。这部作品, “直面种族隔离的道德污点”^③。阿马笛作品的艺术成就, 有口皆碑, 但他的写作充满张力, 逼着读者情不自禁地走柏拉图的道, 寻绎作品背后的道德寓意。这也许是他所刻意追求的艺术效果所致。即使是他最后出版的作品, 也是他的出格之作, 科幻小说集《当上帝来时》(*When God Came*, 2011), 也不乏道德深意: “阿马笛把它变成了寓言, 一

① Ben Ezeamalu, “‘Adieu Soldier and Poet’, Soyinka pays tribute to Elechi Amadi”, <https://www.premiumtimesng.com/entertainment/artsbooks/206424-adieu-soldier-poet-soyinka-pays-tribute-elechi-amadi.html>, July 4, 2016. <http://www.premiumtimesng.com/author/ben-ezeamalu>.

② Henry Akubuiro, “Conversation with Elechi Amadi: When I Wrote The Concubine, I Thought It Was a Joke.” <http://sunnewsonline.com/conversation-with-elechi-amadi-when-i-wrote-the-concubine-i-thought-it-was-a-joke/>, July 16, 2016.

③ Alastair Niven, Elechi Amadi obituary, <https://www.theguardian.com/books/2016/aug/22/elechi-amadi-obituary>.

部人类面对难堪的真理时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的自我抵赖的寓言……”^①

南非种族隔离这个政治恶习，虽然臭名昭著，但却相沿成习，延续多年。这是制度习俗。面对丑陋的真相，自我抵赖，这种经历，我们目击过，也体验过。这种行为属于心理习俗。一外一内，这两种习俗不义，阿马笛虽然没有声嘶力竭大张挞伐，但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特有的策略，用艺术揭底，曲径通幽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声称为艺术而艺术的阿马笛，居然写过一本书《尼日利亚文化里的伦理学》（*Ethics in Nigerian Culture*, 1982），其道德哲学，绝非“碰巧令人深思”，纯属“意外的奖品”。这部书的思想发轫，或许可以追溯到他的代表作《妾》（*The Concubine*, 1966）。

如果说《约翰内斯堡的舞者》涉及制度习俗之不义，《当上帝来时》触及心理习俗之不义，那么，阿马笛影响最大的作品《妾》则痛击思想习俗之不义。

妾文化，遍布全球，并非非洲的特产。但非洲的妾文化，特别是伊博乡村的妾文化，相当独特。妻子不但不反对丈夫纳妾，而且怂恿之，一方面作为“头妻”，她的地位会随之提高；另一方面因为妻妾成群，她丈夫的声望也会看涨。在《妾》中，麦独目想娶伊湖鸥玛为妾时，他的妻子不但双手赞成，甚至提出“让位”想法，让伊湖鸥玛“后来者居上”，因为她当之无愧。^②书中女主角伊湖鸥玛，品德高尚，相貌出众，但她命运多舛，生就一条克夫的命。她的丈夫英年早逝。此后，麦独目有非分之想，也一命呜呼。她的第三个追求者，也是她爱恋的人，却不幸于结婚当天死于非命。最后，医师揭秘，伊湖鸥玛在人间，无论跟谁结婚，只能当妾，因为她已是海王的妻，海王的报复，所向披靡无不灵验。

① Lindsay Barrett, “Fables From The Future: Elechi Amadi’s Philosophical Allegories”, *The Independent* (Nigeria), August 21, 2016.

② Pamela S. Loy, “The Concubine”, *World Literature and Its Time: African Literature and Its Time*, Volume 2, ed. Joyce Moss and Lorraine Valestuk (Detroit: Gale Group, 2000), p.50.

丈夫纳妾，妻子挺之，脑袋中的小算盘，活脱脱地揭示出思想习俗之不义。伊湖鸥玛美丽善良、品貌双全，可是，她头上最后却被戴了一顶“紧箍咒”：她是子虚乌有的海王之妻，谁沾谁死。迷信这个思想习俗之不义，让伊湖鸥玛终身守活寡。事实上，伊湖鸥玛内心有过挣扎，也想拒绝“道德绑架”：

随着声誉日隆，她觉得，维持声誉更是折磨……女人羡慕她，男人敬仰她，她成了现象。可是，只有她一个人清楚，她的内心深处，如何挣扎。她清楚，跟别人比，她并不见得有多好。她觉得，她的品德只是偶然造就，不值得钦羡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她开始憎恨她那些所谓的好品行。人们赞扬她时，她越来越不开心，好像他们把她投入一个日渐狭窄的监狱。^①

三、社会正义

伊湖鸥玛的悲剧，正好呼应了索因卡的呐喊——“尼日利亚杀死我们，缓缓推进，但信心十足，不留一个。”习俗之不义，阿马笛开宗明义，在《妾》书的题词里，有诗为证：

The Thunder-god feasts in his grove,
Then naps'twixt rainbows up above;
But justice suffers here below,
And we know not which way to go.^②

天上的雷神，饕餮若狂，彩虹为床，地上的人间，生灵涂炭，正义遭殃。道在何方，吾侪茫然。

① Elechi Amadi, *The Concubine* (London: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, 1966), p.153.

② Ibid., p. 0.

正义遭殃，作家们怎么办？他们替天问道，追溯正义遭殃的历史根源：战争、内乱、大屠杀、殖民统治等等。奥卡拉的《诗集》（Gabriel Okara, *Gabriel Okara: Collected Poems*）有一些诗，写了尼日利亚的战争；比泰克的《一百天》（Juliane Okot Bitek, *100 Days*）记载了卢旺达大屠杀；迪奥普的《卡维娜》（Boubacar Boris Diop, *Kaveena*）描绘了某个西非国家的内战。当然，正义遭殃的更深层的根源，我们不会忘了殖民历史，特别是迪奥普所说的历史事实——法国殖民者对非洲独裁者的特别扶持。^①

非正义之所以大行其道，历史根源之外，政治原因举足轻重。跟其他第三世界区域一样，非洲最大的问题，也是政治问题。小脚政治，让人走不动；小鞋政治，让人走不远。种族隔离政策，小脚政治，殆无异议。后种族隔离难道给人穿上了小鞋？穆达的作品（Zakes Mda, *Rachel's Blue*）对后隔离时代的南非冷眼相加，对它所宣称的政治团结，持怀疑态度。约翰的处女作（Elnathan John, *Born on a Tuesday*）则叙述了另一类小脚政治——宗教极端主义。埃及女作家的近作《长队》（Basma Abdel Aziz, *The Queue*）瞄准的是“威权主义的邪恶本质”^②。威权主义，是小脚政治，还是小鞋政治，或者两者都是？无论哪种政治，遭殃的只有一个——正义。

没有政治正义，公德的基石，荡然无存。

社会问题，也是滋生非正义的温床。一谈到非洲，我们似乎只关注这个大陆的社会问题。其实，社会问题哪个大陆没有？更何况非洲国家数量几乎占全世界国家数的四分之一。我们关注非洲大陆的社会问题，不仅仅因为西方媒体的大肆渲染，更由于非洲领袖的登高而呼。宗教领袖所组织的道德峰会，聚焦两C（Crime and Corruption）。政治领袖，如曼德拉、尼雷尔，无不毕一生之力，跟非洲社会的贫穷、

① Boubacar Boris Diop, “La Vie en %\$!”, *Foreign Policy* 180 (July/August 2010), pp.102-103.

② Aseosa Uwagboe, “WOA 30 Top African Literature Releases 2016”, <http://whatsonafrica.org/woa-25-top-african-literature-releases-2016/>, December 15, 2016.

无知、疾病缠斗。^①作家们更是缠斗的高手，本·杰伦的新作（Tahar Ben Jelloun, *The Happy Marriage*）点到了妇女权利的核心问题，恩特尚夏（Masande Ntshanga, *The Reactive*）则把艾滋病这个非洲之痛置于聚光灯下。最能反映非洲社会问题的，莫过于贫富差距及其后遗症——伦理危机。夏葩的小说《记忆之书》（Petina Gappah, *The Book of Memory*）就把贫富差距和伦理危机推到了生与死的风口浪尖。论者认为，这部小说见证了作者“为正义而战”^②，而作者说得十分显豁，一如其访谈录的标题所示：“我想写的就是，什么让我们变成了不善社会。”（‘I want to write about what makes us into an unkind society’）^③

不善社会，社会正义，如何培育？

作家充当表率之外，国际论坛也伸出援手。“非洲创作”伦敦文学节上，塔乔（Véronique Tadjo）做主题发言，剑锋所指，依然是卢旺达内战，所关心的问题离不开种族灭绝与记忆传承。“我们所遵循的社会准则，由于意识形态操控和洗脑运动的双管齐下，会三观尽毁。”她警告道，“用文学，你可以复活人性——让死者复生”^④。

文学为媒，“复活人性”，唤醒良知，塔乔的呼吁并非空谷足音。非洲文学学会（ALA）的2016年年会，规模更大，火力更猛。它的主题，就是“非洲和离散非洲的正义和人类尊严”（Justice and Human Dignity in Africa and the African Diaspora）。由于举办地点亚特兰大的历史特殊性，组织者干脆抬出本地的文化偶像——马丁·路德·金。他的名言，似乎成了本届大会的“会标”——“会议标语”：“人类的进步，既非自然而然，也非必然而至……走向正义的每一步，都需

① Nelson Mandela, *In His Own Words: From Freedom to the Future* (London: Abacus, 2004), p.134.

② Anita Sethi, “The Book of Memory Review – A Vivid Life Story From Death Row”, <https://www.theguardian.com/books/2015/aug/16/the-book-of-memory-review-petina-gappah>.

③ Alice O’Keeffe, “Petina Gappah ‘I Want To Write about What Makes Us into an Unkind Society’”, <https://www.theguardian.com/books/2016/nov/13/petina-gappah-zimbabwe-writer-interview>.

④ Kelechi Iwumene, “Africa Writes 2016: The Round-Up”, <http://africawrites.org/blog/africa-writes-2016-the-round-up/>.

要牺牲、受难和抗争，以及无私奉献者不知疲倦的奋斗和激情洋溢的关怀。”^①

不善社会，如何向善？不义社会，如何仗义？马丁·路德·金的三 S（sacrifice, suffering, and struggle），显然不是标准答案，但它作为道德启示录，像黄钟大吕，叩击心扉：

非洲文学的“伦理转向”，转向何方？^②

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① ALA 2016, Call For Papers: 42n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fric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, <http://ala2016.com>.

② See Chielozone Eze, “Introduction: The Ethical Turn in African Literature”, *Ethics and Human Rights in Anglophone African Women’s Literature* (Cham, Switzerland: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, 2016).